中華佛學學報第 1 期 (pp.281-293)：(民國 76 年),
臺北：中華佛學研究所, http://www.chibs.edu.tw
Chung-Hwa Buddhist Journal, No. 1, (1987)
Taipei: Chung-Hwa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
ISSN: 1017—7132

大慧宗杲禪師禪法之特色

鄧克銘
中華佛學研究所

提要

大慧宗杲是中國禪宗史上第一個大力提倡參話頭的人。大慧觀察北宋末、南宋初之禪風，批評道：「今時學道人，不問僧俗，皆有二種大病，一種多學言句，於言句中作奇特想。一種不能見月亡指，於言句悟入。」另有一種「默照邪禪」，只教人靜坐稱之為默照而不求妙悟，這類禪師是「教中謂之謗大般若，斷佛慧命人，千佛出世，不通懺悔」。大慧對多學言句和靜坐默照都不表贊同，處處批駁。大慧認為參話頭才是最佳參禪途徑，所謂「千疑萬疑，只是一疑。話頭上疑破，則千疑萬疑一時破，話頭不破，則且就上面與之廝崖。若棄了話頭，卻去別文字上起疑、經教上起疑、古人公案上起疑、日用塵勞中起疑，皆是邪魔眷屬。」大慧教人參趙州狗子無佛性之無字話頭，「只這一（無）字，便是斷生死路頭底刀子也。妄念起時，但舉個無字，舉來舉去，驀地絕消息，便是歸家穩坐處也。」為避免落入默照的窠臼，和禪宗大量的語言文字海中，參無字話頭給人一個新的方向，和有效的入道途徑。若不能參無字話頭，則用力多而易入歧途，大慧自信其參話頭「得力處乃是省力處，省力處乃得力處。」

p.282¬

後世如參「萬法歸一，一歸何處」、「念佛是誰」係由大慧之禪法中發展而成，其方法對中國宋朝以後禪宗之發展有鉅大之影響。

一、前言

活躍在北宋、南宋之際的大慧宗杲禪師，是一位歷經淬鍊，氣勢磅礴的傑出人物。不僅在禪法上有卓越的成就，對當時之知識分子，亦起了一番振聾啟聵的震撼。大慧禪師身逢北宋南渡之國難，又遭被毀衣牒，配居湖南衡陽之厄運，然其堅強的信念和不懈的鬥志，在日漸衰頹的禪門中，激起了如旭陽東昇的新氣象。觀其自述：「予雖學佛者，然忠君愛國之心，與忠義士大夫等，但力所不能，而無運往矣！喜正惡邪之志，與生俱生。永嘉所謂假使鐵輪頂上旋，定慧圓明終不失，予雖不敏，敢直信不疑！」[1]，這種氣度和自信，雖歷千年，於今觀之，如在目前，誠然是一令人敬仰的禪師，本文即欲探究大慧禪師在禪法面臨困境時，如何開創新機運，期有助於今日。

二、當時禪法之考察

在探究大慧禪法之特色前，對其時代背景和禪門本身，必須有一概要的了解。

約而言之，從六祖慧能立下「無念為宗、無相為體、無住為本」以來，經南嶽、青原兩大師，至馬祖、石頭諸大師之努力弘化，禪宗就像一位天才畫家筆下的新世界，隨意一抹，都有不可言宣的新意；簡單兩筆，都是淋漓盡致的創意。活力充沛的禪師們，薪盡火傳地留下令人景仰的典範。然而隨著大唐的沒落，禪宗亦面臨生機不再的命運。從清涼文益（八八五—九五八，唐末至後周年間）的「宗門十規論」中，可以看出當時禪門之弊病有十項之多[2]不分溈仰、

p.283

雲門、曹洞、臨濟，這些弊病蔓延在各宗派間，清涼文益於痛陳十病後，發出「像季之時，魔強法弱，假如來之法服，盜國王之恩威；口談解脫之因，心弄鬼神之事；既無愧恥，寧避罪僭。今乃歷敘此徒，須警來者」[3]的嚴重警告。總之，禪的弊病是因欠缺創造力，因循苟且累積而成。早期禪師們在山野水邊，奮其赤手搏虎的勇氣，對無始來的無明習氣，展開生死立判的戰鬥。擺在禪師眼前的只有解脫或輪迴。若無生死以之的態度，只有入驢胎馬腹的命運。然而這些精神，似乎在光陰之流中被沖淡了，參禪學道不再是一種生命的挑戰，無怪乎有大見識的文益要發出如此沈重的呼籲。

再者，法無強弱，因人不同，五家之分，亦不過祖師們之個人氣力和創造性而異。若拾人牙慧，專務師說，則只有徒增門戶之貢高我慢，文益稱此病為「黨護門風，不通議論」。禪若非有所得，而從自己胸襟中一一流出，則捏拳豎拂，談心說性，都不干自己生死大事。有僧問五祖法演禪師（不詳—一一〇四）「如何是臨濟下事？師云：五逆聞雷。學云：如何是雲門下事？師云：紅旗閃鑠。學云：如何是曹洞下事？師云：馳書不到家。學云：如何是溈仰下事？師云：斷碑橫古路。僧禮，師云：何不問法眼下事？學云：留與和尚。師云：巡人犯夜。乃云：會即事同一家，不

會則萬別千差。」[4]其弟子圓悟克勤禪師亦謂：「自曹溪散席以來，數百年間列剎相望，各各握靈蛇珠，人人抱荊山璧，有照有用有權有實，提振向上宗風，傳持正法眼藏，要且百川異流，同歸大海，千種百匝無出一源。」[5]。在第一流之法演、圓悟禪師眼中，五家之分，不過教人手段，若達真際，豈有二途？指月錄載大慧禪師「嘗疑五家宗派，元初只是一個達磨，甚麼有許多門庭？」又「過郢州大陽，見元首座、洞山微和尚、聖首座，師週旋於三公會下甚多，盡得曹洞宗旨。見其授受之際，必臂香以表不妄付。師念曰：禪有傳授，豈佛祖自證自悟之法？棄之，遍歷諸方。」[6]由此可看出五家說法在北宋時，已極普遍，若非穎悟之士，自挺於時倫之外，只有依樣畫葫蘆，迷糊於五家宗旨而忘卻自家重要事。

p. 284

禪從慧能「心平何勞持戒，行直何用修禪」以下，就給人一新耳目之感，牛行虎視的馬祖道一奮其獅虎般的威力，泉湧般的智慧，將慧能播下之禪法的種子，栽培灌溉而得在中土開花結果。其後諸祖師之學禪開悟弘揚，都在一種最深刻的教育中鍛鍊出來，禪的生命在大禪師的生命過程中，可以得到最佳的說明。甚至除了直接面對禪師的生命過程，我們很難再用其他方法，恰當地了解什麼是禪。然而，這些活生生的證悟過程，在語言文字的大量流傳中，逐漸失去了個別、具體的生命衝力。有人借用他人開悟的文字，作為自己的開悟；有人將他人的開悟，當作一種幻境來欣賞，而不知自己該如何開悟。大慧曾剴切地指出：「今時學道人，不問僧俗，皆有二種大病。一種多學言句，於言句中作奇特想。一種不能見月亡指，於言句悟入。」[7]，禪若不作為一種生命的挑戰，則言句均將失去光采，成為自欺欺人的把戲。不幸的是，在大慧的時代裏，學禪者正步入這種險境。碧巖錄一書三教老人序中（元大德八年，一〇三四）謂大慧曾焚棄其師圓悟克勤所述之碧巖集[8]，惟碧巖錄仍續流傳，此亦為時勢所趨[9]。大慧本人於屏居衡陽時，亦取古德機語加以拈提，編為「正法眼藏」三卷。惟是書，大慧自謂：「不分門類，不問雲門、臨濟、曹洞、溈仰、法眼宗，但有正知正見可以令人悟入者皆收之。」[10]則有其特殊立場。與大慧同時之天童正覺亦有「頌古」之作[11]。總之，一方面由於參禪成風，大僧團中，禪眾事實上無法與大禪師起居相共，一般在家居士，更無此可能。另一方面，由於祖師語錄之增加，類似判教之工作，事實上也需要加以整理說明，以維繫宗風。因此，文字之普遍應用，竟成為「不立文字」之禪門裏一特殊現象。

更有甚者，從不識字之六祖開始，早期禪師們均在山邊林下或獨自修行，或聚眾勞動自養，只要機緣巧合，露柱、爐火、鋤地均可作為悟道之接引手段。縱使使用語言文字，也是一般生活用語，樸質無華。然至唐末，在禪師的「頌古」中，可以見到如文學般用字典雅的詩偈了。大禪師住在敕住的名山首剎中，和朝庭中的名公鉅卿往還，給一向山野叢林中的禪，變成帶有富貴氣息的禪，這種轉變確是一值得注意的蛻變。

p. 285

三、大慧禪師對禪的體認

大慧對當時禪風之觀察如下：「近年以來，禪有多途，或以一問一答，末後多一句為禪者。或以古人入道因緣，聚頭商榷云：這裏是虛，那裏是實；這語玄，那語妙；或代或別，如禪者。或以眼見耳聞和會，在三界唯心，萬法唯識上，為禪者。或以無言無說，坐在黑山下鬼窟裏，閉眉合眼，謂之威音那畔父母未生時消息，亦謂之默而常照為禪者。」[12]這四種禪均非正途，第四種禪，大慧稱之為「邪禪」、「默照禪」，「以其教人十二時中，是事莫管，休去歇去，不得做聲，恐落今時。往往士大夫為聰明利根所使者，多是厭惡鬧處，乍被邪師輩指令靜坐，卻見省力，便以為是，更不求妙悟，只以默照為極則。」[13]，此種默照禪只教人什麼事都不管，只管靜坐，大慧深不以為然。若謂此則是禪，則真是「教中謂之謗大般若，斷佛慧命人，千佛出世，不通懺悔。」[14]，因為靜坐只是一方便，若執方便為究竟，使人誤以如此便是禪法，便是佛法，則使人永遠不能親見真正的禪法、佛法，大慧對此種自詡默而常照的邪見，深惡痛絕，處處毫不留情地批駁。另外，「近日叢林，以古人奇言妙語問答，為差別因緣狐媚學者，殊不本其實。」[15]則可概括說明前三種禪。大慧並不反對靜坐，也不反對看祖師語錄[16]，然而必須清清楚楚地認識這些是方便法門、應病之藥。蓋「禪不在靜處，不在鬧處，不在思量分別處，不在日用應緣處。然雖如是，第一不得捨卻靜處、鬧處、日用應緣處、思量分別處，忽然眼開，都是自家屋裏事。」[17]，禪不就是靜坐、言句，但靜坐、言句都是通向禪的門徑。大慧乾脆地說道：「禪乃般若之異名」[18]，禪不壞世間相而求實相，一切有為法，一切人為造作的工具，都無法親切地說明什麼是禪，只有自己親自去體會。若能徹證，則說理說事，說邪說正，都是多餘。其情形就如大慧自述的「從來無實法與人，直是據款結案，將平生悟得底開口見膽，明白直說與人。」[19]

p. 286

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大慧對禪之強韌的活力和高度的自信。「五燈會元」載大慧往雲居省覲圓悟禪師，圓悟請為第一座，「時會中多龍象，以圓悟久虛座，元俟師之來，頗有不平之心。及冬至，秉拂昭覺元禪師出問眾云：眉間掛劍時如何？師曰：血濺梵天。圓悟於座下以手約云：住！住！問得極好，答得更奇。元乃歸眾，叢林由是改觀。」[20]，在這種情況下，簡短的四個字，斬釘截鐵地從大慧胸中迸裂出來，是何等的自信，使圓悟為之讚歎！大慧就是這樣充滿信心地，為續佛慧命孜孜不倦，所謂「山野平昔有大誓願，寧以此身代一切眾生受地獄苦，終不以此口將佛法以為人情，瞎一切人眼！」[21]這是何等胸襟，何等氣勢！無窮的生命力，

貫穿大慧的一生，年六十二歲配居衡陽時曾自讚曰：「身著維摩裳，頭裹龐公帽，資質似柔和，心中實躁暴，開口便罵人，不分清白皂，編管在衡陽，莫非口業報，永世不放還，方始合天道。」[22]，堅強的意志，表露在字裏行間。若無此信心和意志，在老大的禪門中不可能創出新氣象來。「趙州狗子無佛性」這話頭，也不會如此輕易地成為入道的法門。大慧對此話頭，抱有絕對的信心，所謂「千疑萬疑，只是一疑。話頭上疑破，則千疑萬疑一時破，話頭不破，則且就上面與之廝崖，若棄了話頭，卻去別文字上起疑、經教上起疑、古人公案上起疑、日用塵勞中起疑，皆是邪魔眷屬。……又方寸若鬧，但只舉狗子無佛性話，佛語祖語諸方老宿語，千差萬別。若透得個無字，一時透過，不著問人。若一向問人，佛語又如何，祖語又如何，諸方老宿語又如何，永劫無有悟時也！」[23]這是大慧對禪修的深刻體認。的確，在大慧的眼中，多少人盲目馳求於外，雖想開悟，但荒不擇路，用盡心力卻無濟於事。大慧指出了一條新方向，這種禪「不是如來禪、不是祖師禪、不是心性禪、不是默照禪、不是棒喝禪、不是寂滅禪、不是過頭禪、不是教外別傳底禪、不是五家宗派禪、不是妙喜老漢杜撰底禪。」[24]，這是大慧的說明。

. 287

四、參趙州狗子無佛性之話頭

按狗子無佛性之話頭，五祖法演禪師即曾特別提出，觀法演禪師語錄卷下載：「上堂舉，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？州云：無。僧云：一切眾生皆有佛性，狗子為什麼卻無？州云：為伊有業識在。師云：大眾爾諸人，尋常作麼生會？老僧尋常只舉無字便休。爾若透得這一個字，天下人不奈爾何。爾諸人作麼生透，還有透得徹底麼？有則出來道看。我也不要爾道有，也不要爾道無，也不要爾道不有不無，爾作麼生道？珍重！」[25] 這是一個奇怪的話頭，不能答有，不能答無，也不能答不有不無，其意何在？如何參這話頭，據大慧的看法：「看時不用搏量，不用註解，不用要得分曉，不用向開口處承當，不用向舉起處作道理，不用墮在空寂處，不用將心等悟，不用向宗師說處領略，不用掉在無事甲裏，但行住坐臥時時提撕，狗子還有佛性也無，無提撕得熟，口議心思不及，方寸裏七上八下，如咬生鐵橛沒滋味時，切莫退志，得如此時，卻是個好底消息。不見古德有言，佛說一切法，為度一切心，我無一切心，何用一切法。非但祖師門下如是，佛說一大藏教，盡是這般道理。」[26]，此一大段，似有解說，又似未解說。總之，大慧對此話頭極具興趣，除此話頭本身具有直參本源心地之重大意義外[27] 大慧更在當時混亂的禪門裏，開拓了一新的途徑。所謂：「從上諸聖，無言語傳授，只說以心傳心而已，今時多是師承學解，背卻此心，以語言傳授，謂之宗旨。為人師者，眼既不正，而學者又無決定志，急欲會禪，圖口不空，有可說耳。欲得心地開通，到究竟安樂處，不亦難乎！」[28]。參

禪學道，原為解脫。尤其是禪門心法，不在言語，然而一般參禪者，尤其是知識分子，探究祖師語錄，在當時為一普遍現象。如大慧本人「十七落髮，即喜宗門中事，編閱諸家語錄，尤喜雲門（文偃）、睦州（陳道明尊宿）語。」[29]著名之「景德傳燈錄」，約早於大慧百年也流行於世，如五祖法演弟子清遠佛眼「適寒夜孤坐，撥爐見火一豆許，恍然自許曰：深深撥，

p.288

有些子，平生事，只如此。遽起，閱几上傳燈錄。至破灶墮因緣，忽然大悟。」[30]祖師語錄似已成為參禪者的教科書，尤其士大夫學禪又「一向作聰明說道理，世間種種事藝，我無不會者，只有禪一般我未會。在當官處，呼幾枚杜撰長者來，與一頓飯喫卻了，教渠恣意亂說，便將心意識，記取這杜撰說底，卻去勘人，一句來一句去，謂之廝禪。末後，我多一句，爾無語時，便是我得便宜了也。」[31]只在語言上逞小慧，不肯老實修行。大慧警告此等學人「莫愛諸方奇言妙句，宗師各自主張，密室傳授底，古人公案之類，此等雜毒收拾在藏識中，劫劫生生取不出，生死岸頭非獨不得力，日用亦被此障礙，道眼不得明徹。」[32]。士大夫平時博覽群書，好作意解，對佛法亦作相同看待，對祖師語錄則要在字句上、意思上去分析解說。對此現象，大慧歎道：「而今士大夫，多是急性便要會禪，於經教上及祖師言句中，博量要說得分曉。殊不知，分曉處卻是不分曉底事。若透得個無字，分曉不分曉，不著問人矣。老漢教士大夫放教鈍，便是這個道理也。」[33]大慧洞曉其中因由，斷然采取參狗子無佛性之話頭以為對治。

參禪學道就為解脫，非為章句記誦，固為一般人所明知。然而在學習過程中，面對各種經論，若不能時時提醒自己是為解脫而來，則反有落入文字障，而忘卻最終目標之虞。如溈山靈祐禪師對香嚴智閑曰：「吾不問汝平生學解及經卷典子上記得者，汝未出胞胎，未辨東西時，本分事試道一句來，吾要記汝。」[34]使香嚴因之盡焚所集諸方語句而後入道。至宋禪機流行，五祖法演對弟子南堂元靜亦曰：「我此間不比諸方，凡於室中，不要汝進前退後、豎指擊拳、繞禪床、作女人拜、提起坐具、千般技倆，祇要你一言下諦當，便是汝見處。」[35]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禪宗血脈所在。第一等的禪師「有時拈一莖草作六丈金身，有時將丈六金身卻作一莖草」，任運自在，具有無窮的創造力。若不能直下參透自己的本源心性，徹底掃盡無始來的無明習氣，單只記得經上文字，識得禪門技倆，都是身外邊事。如何重新提振學者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，恢復日漸消失的禪門活力，正是大慧所關心的，

p.289

參趙州狗子無佛性這個話頭，就是大慧提出的答案。這是大慧在禪宗教學史上的一大見識。五祖法演的特識在其徒孫輩的大慧身上，得到最大的發揮。

凡人呱呱落地，帶著無始時來的習氣，隨著知識經驗的熏染，貪瞋癡三毒惡業，就如影隨形。只要這個雜染的心識在，任何角度的燈光，投射在這個心識上，都會產生黑暗的影子。要使燈光晶瑩，只有破除這個雜染心。大慧之參話頭，就是要一舉擊碎它。將我們的整個生命力量凝聚在這一疑情上——狗子無佛性，這是一個不能答有不能答無，用語言可以解答的問題，只有將所有的精神力量，時時刻刻緊抓不放，排遣所有想象思辨，以意志代替思考，「**只這一（無）字，便是斷生死路頭底刀子也。妄念起時，但舉個無字，舉來舉去，驀地絕消息，便是歸家穩坐處也。**」[36]，所有的疑問，根源只有一個，若能掌握住則「得力處乃是省力處，省力處乃是得力處」，恰如庖丁解牛，游刃有餘了。

將全副意志集中在一無字上，這是一個多麼便捷的方法，然而一般人卻「**為利根聰明所障，以有所得心在前頓放，故不能於古人直捷徑要處一刀兩段，直下休歇。此病非獨賢士大夫，久參衲子亦然。多不肯退步就省力處做工夫，只以聰明意識計較思量，向外馳求。**」[37]因此大慧時時以「立決定志」提醒學人[38]，凝聚精神，勿再於文字上計較思量，須立時展開解脫輪迴之對決。太虛大師曾說：「從參話頭言，禪宗徹頭徹尾就是一個大話頭。」[39]，然而大慧卻是第一個大力提倡參話頭為參禪方法的人，此後如參「萬法歸一，一歸何處」、「念佛是誰」，均是同一作用。大慧面對「過頭禪」、「口鼓子禪」[40]、「廝禪」、「默照邪禪」之歪風，以參無字一句話頭，掃除瓜葛，直透本心。

p. 290

五、結論

隔大慧近千年之民國禪風又如何呢？中國首屈一指的模範禪寺——金山江天寺和揚州高旻寺「禪堂選佛場，變為經懺堂水陸壇，禪師宗師變為經懺師化緣師」[41]，禪宗沒落至極點了。佛法不是用來裝修門面的，大慧說得好：「不以佛法為人情」，尤其是禪宗心法，是自己與自己無始來累積之舊業，做一總清算，需要具決定信、立決定志，不到桶底脫落，照見自性，絕不罷休的。祖師們依之修證，與佛同行，為報佛恩，苦口婆心，留下許多寶貴的文字和經驗。若不能體解此中深意，竟以學他人語，學靜坐樣來張大自己，助長我見，本欲滅無明而無明愈高，本欲除我執而我執愈深，無怪禪門蕭條了。

大慧面對的時代，教內、教外都充滿了危機，如再不能恢復祖師們對佛法之堅強信念，對禪法的高度活力，禪只有靠語錄，讓世人從文字中來猜測；靠靜坐，以恍恍忽忽的幻覺為禪境了。大慧以其充沛的生命力、無限的自信心，給禪門重新譜了一首進行曲，鼓舞學道者，循著話頭，努力邁向開悟。在今日前所未有的大時代裏，大慧的成就，無疑地給予我們重大的啟示。

[1] 大正藏四七冊，九一二頁下。示成機宜。

[2] 卍續藏一一〇冊，四三九頁。十病依序為：自己心地未明亡妄為人師，黨護門風不通議論，舉令提綱不知血脈，對答不觀時節兼無宗眼，理事相違不分觸淨，不經淘汰臆斷古今，記持露布臨時不解妙用，不通教典亂有引證，不關聲律不達理道好作歌頌，護己之短，好爭胜負。

[3] 同右，四四一頁。

[4] 同（註 1），六六五頁下。

[5] 同右，七三四頁上。

[6] 指月錄，卷三一，卍續藏一四三冊，三三五頁。

[7] 同（註 1），八九五頁中。示真如道人。

[8] 大正藏四八冊，一三九頁上。另據碧巖錄後序中謂：「大慧禪師，因學人入室，下語頗異。疑之才勘而邪鋒自挫，再鞠而納疑，自降曰：我碧巖集中記來，實非有悟。因慮其後不明根本，專尚語言以圖口捷，由是火之以救時弊也。」，同上，二三四頁下。

[9] 如「禪林寶訓」卷四中載「心聞曰：教外別傳之道，至簡至要，初無他說，前輩行之不疑，守之不易。天禧間，雪竇以辨博之才，美意變弄，求新琢巧。繼汾陽為頌古，籠絡當世學者，家風由此一變矣。建宣政間，圓悟又出己意，離之為碧巖集，彼時邁古淳全之士，如寧道者、死心、靈源、佛鑒諸老，皆莫能迴其說。於是新進後生珍重其語，朝誦暮習，謂之至學，莫有悟其非者。」同右，一〇三六頁中、下。

[10] 卍續藏一一八冊，一頁。

[11] 元萬松行秀，並就該頌古予以評倡，見大正藏四八冊，二二六頁。

[12] 同（註 1），九四一頁中、下。答張舍人書。

[13] 同右，九二三頁上，答陳少卿書。

[14] 同（註 12）。

[15] 同右，八九一頁上，示清淨居士。

[16] 大慧曾有說明：「承諭外息諸緣，內心無喘，可以入道，是方便門。借方便門以入道則可，守方便而不捨則為病，誠如來語。山野讀之不胜歡喜，踴躍之至。今諸方漆桶輩，只為守方便而不捨，以實法指示人，以故瞎人眼不少，所以山野作辨邪正說以救之。」同（註 1），九一九頁上，答曾侍郎書。

又「看讀佛教亦然，當須見月亡指，不可依語生解，古德云：佛說一切法，為度一切心，我無一切心，何用一切法。有志之士。讀書看教能如是，方體聖人之意少分也。」，同右，八九〇頁下，示清淨居士。

[17] 同（註 1），八九三頁下，示妙證居士。

[18] 同右，八九四頁上。

[19] 同右，九〇三頁下，九〇四頁上，示永寧郡夫人。

[20] 卷十九，卍續藏一三八冊，三七六頁。

[21] 同（註 1），九一九頁下，九二〇頁上，答李參政書。

[22] 大慧年譜，載佛教大藏經七三冊，五三一、五三二頁。

[23] 同註一，九三〇頁上，答呂舍人書。

[24] 同右，八九五頁下，示真如道人。

[25] 同右，六六五頁中、下。

另「上堂云：狗子還有佛性也無？也勝貓兒十萬倍。下座。」同右，六六〇頁上。

「師室中，常舉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，州云無。僧請問，師為頌之：趙州露刃劍，寒霜光焰焰，更擬問如何，分身作兩段。」同右，六六六頁中、下。

大慧對五祖法演重視趙州狗子無佛性之公案，亦甚熟悉。於答鼓山逮長老書時有：「五祖師翁住白雲時，嘗答靈源和尚書云：今夏諸莊，顆粒無收，不以為憂，其可憂者，一堂數百衲子，一夏無一人透得個狗子無佛性話，恐佛法將滅耳。」同右，九四二頁下。

[26] 同右，九〇一頁下，九〇二頁上。示呂機宜。

[27] 無門慧開禪師，以「趙州狗子無佛性」為「無門關」第一則。謂：「參禪須透祖師關，妙悟要窮心路絕。祖關不透，心路不絕，盡是依草附木精靈。且道：如何是祖師關？只是一個無字，乃宗門一關也，遂目之曰禪宗無門關。」，大正藏四八冊，二九二頁下，二九三頁上。

[28] 同註一，八九二頁下，示智通居士。

[29] 同註六，三三五頁。

[30]「五燈嚴統」，卷十九，卍續藏一三九冊，四一九頁。

[31] 同（註 1），九二八頁中，答張提刑書。

[32] 同（註 28）。

[33] 同右，九三三頁下，答宗直閣書。

[34] 景德傳燈錄，卷十一，香嚴智閑禪師條。

[35] 同（註 30），四二〇頁。

[36] 同（註 1），九〇三頁下，示快然居士。

[37] 同右，九一七頁中，答曾侍郎書。

[38] 同右，九〇四頁下，示妙智居士。九一二頁中，示成機宜。九二四上，答趙待制書。九三五頁中，答李郎中書。

[39]「中國佛學的特質在禪」，現代佛教學術叢刊，禪學論文集，七五頁。

[40] 同（註 1），八九九頁下，示徐提刑：「自無辨邪正底眼，摹地撞著一枚杜撰禪和，被他狐媚，如三家村裏傳口令，口耳傳授，謂之過頭禪，亦謂之口鼓子禪。」

[41] 法舫法師「一九三〇年代中國佛教的現狀——民國元年至二三年」，現代佛教學術叢刊，中國佛教史論集（七），一三三頁。